

DANIEL WALLACE

魔术师的秘密

Mr. Sebastian and
the Negro Magician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〔美〕丹尼尔·华莱士 著 向洪全 刘 颜 译



DANIEL WALLACE

魔术师的秘密

Mr. Sebastian and
the Negro Magician

〔美〕丹尼尔·华莱士 著 向洪全 刘 颜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术师的秘密/(美)华莱士(Wallace, D.)著;
向洪全,刘颜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0. 11
书名原文:Mr. Sebastian and the Negro Magician
ISBN 978-7-5327-5209-6

I. ①魔… II. ①华…②向…③刘… III. 长篇小
说—美国—当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0386号

MR. SEBASTIAN AND THE NEGRO MAGICIAN

© 2007 by Daniel Wallace

图字:09-2008-53号

魔术师的秘密

[美]丹尼尔·华莱士/著 向洪全 刘颜/译
责任编辑/张颖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2 字数 158,000

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-6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5209-6/I·2975

定价:27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 T:021-56135113

献给我的孩子——

阿比、莉莲与亨利

宝贝：

我得给你讲一个故事。

我们安葬了你心爱的亨利回家后，我就回亚拉巴马了。我必须回去。那些我不清楚的事情，全积压在我心上，迫使我不得不回去。到那里后，我终于有机会跟一些与亨利离开人世前几年一起共事的人——他最后的朋友——面对面交谈。你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很短暂。当时，他们样子显得非常怪异，是吧？他们看我们的那神情，几乎是带着无言的悲哀，似乎我们是从什么漆黑的梦的边缘掉进他们的世界似的。然而，我知道他们能告诉我某些情况。我回那里去，希望他们会告诉我，结果真如所愿。我们通常以为，从事他们这类怪异职业的人性情一定都很怪僻，可他们完全不是那样子。事实上他们很友善，非常热心。我想当时我跟你撒谎说我去萨瓦纳出差了。对此，我恳求你的原谅。不过，我的确很希望尽可能弄明白有关亨利的所有事情。那段时间，我无时无刻不想念他。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在他弥留的最后那天，他脸上的表情。它每天伴我入眠。而且我知道，这将一直伴随着我，直至我生命终结。我不曾做错什么。可是，我却像置身于无边的海洋中央的一叶扁舟，小船只能供两人容身，亨利浮在海面，伸手过来，向我大声呼救——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沉没下去。

此时此际，你所看到的，便是我所知道的一切。我们从未料想到会走这样一种人生道路。我敢肯定，亨利也不曾料想或者期望过这

样的生活。不同的是,我们很幸运,而亨利却并非如此。潜意识里,我希望亨利永远成为一个谜。可最后我还是觉得,最好尽可能地去了解他人,看看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想,尤其当对方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时——有时候,我们自己的亲人反倒最是神秘难解。有一天,你的儿子,也就是我的外孙,可能会读到这些文字。我觉得很有必要让他知晓亨利的事情,以及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。我不曾做错什么,可我只希望能得到你的宽宥。

詹姆斯

1959年7月2日

一个冗长的故事

1954 年 5 月 20 日

四年前,杰·莫中国杂技团的老板杰里迈亚·莫斯格罗夫雇用了亨利·沃克。那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,亨利·沃克一脚踏进杰里迈亚的办公室,就被相中了——因为杰里迈亚需要一位魔术师。自鲁珀特·卡文迪什(全称“鲁珀特·卡文迪什大师”)之后,有一年时间,他的杂技表演一直缺个魔术师。鲁珀特·卡文迪什曾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魔术大师——准确地说,在他被打谷机绞掉大部分手指之前曾是。开始的时候,大家因为他年高德勋,对他还是挺尊重。可他却常常以此而自恃,结果很快大家便开始躲避他。杰里迈亚最近一次听人谈起他,说是他在一家养禽场找了份剖鸡的工作。此后便再没了音讯。可是,一个杂技团没有魔术师还成吗?你很难还称其为杂技团的。

当上杂技团老板之前,块头高大、几乎浑身是毛的杰里迈亚曾是个“人熊”,唯有指尖和红堂堂的脸颊能够看见一点肌肤。不过,他从未灰心气馁。杂技团前主人死后——很是令人意外,尽管是在这样

一个异类群集、无奇不有的死生自然的世界——杰里迈亚凭借他威慑的体形和动人的言辞，登上了老板的宝座，并在后来一直位居此职。在他任内，杂技团除名字外，一切如常。虽说杂技团从不曾与中国人有任何干系，但杰里迈亚就喜欢这个调儿。于是，便有了“中国杂技团”。

亨利到来的当日，杰里迈亚的办公室只是架在两个木马上的一块狭窄的胶合板：一把椅子，既没墙壁也无屋顶，上面满是稻草和马粪。办公室设在一块田地边上，他选定在那地方搭建演出棚。亨利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。后来有传闻说，曾看见他在一条漫漫长路上独自游荡，也有人说他是从一条水沟里爬上来的，或是一些诸如此类的言传。这些神秘的现身传闻，四年后，也成了他神秘消失的卷尾语。

“让我看看你都会些啥来着，”杰里迈亚对他说，语气里不带半点个人感情。但瘦削而弱不禁风的亨利却几乎啥也不会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旧扑克牌，因为太紧张，手里的扑克牌像碎花纸般掉了一地。最后，他总算是叫出来一张牌，变出一朵花，将一杯水化成了酒。但说实在话，他那儿把戏跟他的长相一样让人不敢恭维：个子高而憔悴，一脸倒霉相——而且是黑人，一个碧眼幽幽的黑人。一个黑鬼。殊不知，正是这原因，杰里迈亚才雇用了他。如此一个吸引看客的道具，他岂会放过。魔术师并不值几个钱，说真的，跟一头牛没什么区别。不过，一位黑人魔术师——或者一头两个脑袋的牛——那可就不寻常啦。其价值甚至胜过一位中国杂技演员。杰里迈亚觉得，亨利这样的一无所能（在自己魔力十足了那么多年后，亨利视其

为魔力的消失殆尽),着实让人称奇,正可以为他所用,至少在他谋生的那些南方小镇,会大受欢迎。于是杰里迈亚雇佣了他,而结果也正如他所料。观看黑人笨拙的表演着实有趣,这真是一点不假。要是哪位白人魔术师的表演像亨利那样拙劣——笨手笨脚掉落扑克牌,不小心将藏在衣服里的鸟给捂死,表演锯人魔术时差点儿真的把一个姑娘给锯成了两半(他们给她扎上了绷带,已经没事儿了)——那才搞笑,才丢人现眼呢。可在黑人魔术师亨利——一个魔力乏术的黑人魔术师——身上,这一切却成了喜剧,让那些人百看不厌。每晚演出,他帐篷里都观众爆满。

亨利与那三个小青年遭遇的那天晚上,并非是他们头一遭来看他表演。那已是第三个晚上。他早认熟了他们,无意间还听见他们交谈。他能叫出来他们每个人的名字:塔普、科利斯、杰克。他们都年近二十。塔普:粗鄙、冷酷、如绳索般精瘦、结实;科利斯:肥头大耳,一身蛮肉,彪悍如马,却缺乏马的机敏;另外就是杰克,一个寡言少语的小伙子,塔普的小弟弟。杰克不会伤害你,但迫于他哥哥的横蛮和科利斯庞大的体型,也帮不了你什么忙。每天晚上,他们都朝前挪,今晚他们已坐到最前面一排。亨利的帐篷不算大——任何人,甚至那个肥婆的帐篷都比他的大——但小归小,他帐篷里的人却挤得满满当当的。这让人多少有些欣慰,或者至少让人有些暗自得意。亨利往帘子外瞅了一眼,然后将一桶水泼在被巧妙隐藏在舞台四周的桶装干冰上,他心中升起一种成功的幻觉,以他目前的处境,这样的幻觉必不可少。一直以来他都是生活在幻觉里的。

表演开始。用绳子系在一块木板上的闪光灯闪了三下，舞台上升起一层浓密的迷雾，随后他如期登台。

他的表演——姑且称作表演的话——是对大家耳熟能详的魔术的一种拙劣模仿。他身穿一套样式奇特的黑色服装，后面拖着个尾巴，一件白衬衣，打着一个领结，头戴一顶大礼帽——所有行当一应俱全。单是这身打扮，有时便引来一片吃吃的笑声。但杰里迈亚坚持要他打扮成这样子。“至少看上去要像那么回事儿，”他说。“即便你什么都不会。”

除此之外，亨利的表情也非常滑稽。一脸的郑重其事。出场时他向来面无表情，笑容是表演结束时才会有的。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，他可能是你见过最帅的。他自始至终都是那副表情，所有的表演全在一双手上。他长得也特有型：高个儿，宽肩，两条腿像在踩高跷；脸很瘦，瘦得让你几乎能看出它是怎么拼凑起来的：颧骨凸出，下巴结实，额头宽阔，鼻子又尖又长。但真正让人着迷的还是那双眼睛：状如杏子，却呈碧绿色，翡翠一样的绿。每个晚上，亨利都满心期盼，觉得自己的魔力今晚就会恢复。尽管到登台前那一刻，仍无任何的征兆——没有内在的悸动，没有灵光的显现，一句话，没有魔力——但亨利想要时刻做好准备，以备魔力重现，以备万一魔力重现。他想要表现得恰到好处，至少说直至临近演出前的那一刻，他是这样。他心中充满强烈的期望，尽管全然没任何缘由。

这全都是记忆，而且是那最难以磨灭的记忆。在他的记忆里，自己的魔力超乎任何人的想象。那些日子已遥不可及，而今完全成了另一番模样。但这记忆的雄风依然在他眼里，在他无所畏惧的神情

中,在他举手投足间。他简直是豪情万丈。而这对于簇拥的观众而言,也滑稽得令人忍俊不禁。

尤其对于科利斯和塔普,这不仅滑稽可笑,甚至是令人怒不可遏。亨利从他们的表情、姿势和动作上看得出来。头一天晚上,亨利出场时,塔普朝满是锯末的地上呸了一口。科利斯满脸怒容。第三个,杰克,拂开罩在眼睛前面的一抹薄如面纱般的棕色头发,勉强笑了笑。虽然他们差不多都大人了,刚成年那种,但杰克脸上依然充满孩童般的好奇。他似乎跟亨利一样,虽然已是第三个晚上,虽然有过前两个晚上失败的不快,却仍期待着今晚会有奇迹发生,大伙儿都能一睹货真价实的魔术表演。亨利很难看清杰克愈益失望的表情,这种失望犹如往他的伤口上撒盐一般。

那晚,当最后的观众鱼贯而入帐篷,亨利听得见招揽看客的JJ的吆喝声。虽然每一次吆喝的内容都千篇一律,但他却像第一次布道的牧师一样,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激情:……可不是一般的魔术师呢,漂亮的女士们,英俊的先生们。你们看我是那种人吗,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将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花在一位平庸的魔术师身上,去看一个可怜的家伙从帽子里揪只兔子出来,或者将靛妞儿锯成两半,或者把你老婆永远变消失呢,虽然他也会照此做的,先生,如果你强烈要求的话——哈,看得出你的确有这想法呢。绝对不会!我绝不会叫你浪费时间去观看那种下作无聊的滑稽表演。因为在这历史悠久得快塌下来的帐篷壁里边,等着你的,将是一个超乎所有这一切的表演者和一场演出。因为这是一位曾与魔鬼本人打过交道的人——魔鬼本人啊!——带来的是撒旦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些秘密如果他用语言

说出来，会把你们每一位的灵魂都融化。不过他将用表演来展示，而非语言。这才是魔术真正的魅力呀。

亨利与 JJ 是朋友。

那天晚上，塔普和其他人甚至拒绝买门票。亨利听见他们在入口处与 JJ 争辩。塔普说，我们看他表演两次了。纯粹是狗屎——上帝啊。JJ 说，这让我感觉像一个女人抱怨饭菜太贵似的。她会说，味道又差，服务也不好。但 JJ 还是让他们进来了。换作谁都会这样。科利斯凭一只粗壮的手臂就可以把他压死。

于是演出开始了。亨利好似在齐膝深的雾中飘然而行，他在舞台边站定，向观众致意。他说话声音深沉，透着一股悲伤，像一个人终于明白自己难逃失败的厄运，还要将自己的失败表现得很优雅一样。

“欢迎光临，朋友们，”他说。“我是黑人魔术师，亨利·沃克。不过，今晚你们将看到的魔术并不是我自己的。那些慑人心魄的幻象——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它们是如何成就的。”

“糟糕透顶，”塔普声音很大，所有人都听见了。“上帝知晓，表演太拙劣了。”

亨利朝塔普的方向瞥了一眼，迅即又将目光转开。

“那些神秘的魔术，”亨利接着说道，“之所以神秘，原因有很多，也表现在很多方面。只有魔鬼本人才知道它们的本源，因为它们就来自魔鬼本人。”

“这你倒说对了，”塔普说。

“要保持开放的思想，”亨利继续道。他感觉观众更多是在看着塔普，而不是自己。“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存在魔法的世界，那么今

晚，在你的世界，你将一睹魔法的风采。”

“根本不可能的事，”塔普说。

当然，塔普说的没错。从一开始，表演就跟先前一样毫无生趣。亨利双手颤抖，他第一次取出扑克牌就没拿住，扑克牌面朝下落在他的脚上。他迅速跪下捡起，尽可能手脚麻利地洗牌，并把它们码好。观众中已开始起了一丝的骚动。还要糟成什么样子呀？他们心想。到底还要失败多少次呢？难道自己来看的不是魔术，而是这样的玩意儿，难道自己是来明白这样的道理——无论在生活的阶梯上自己被拽落到哪一步，也无论自己有多么不幸或者将会多么不幸，总会有人还绝望地吊在他们更下一层，而他的名字就叫亨利·沃克？

不过，他捡牌的动作却相当敏捷，就好像根本不曾掉落。他看着观众，笑了笑，笑得很灿烂，他的牙齿那样洁白，那样完美，他的眼睛那样专注而明亮，他的微笑向他们表明，他并没有被击溃，他依然信心十足，甚至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。这种情形谁都会碰上，而且说不定——谁知道呢？——是故意施展拙劣的魔法来讨好观众呢：因为，虽然我一会儿将用魔术把你们每一位的意念融化，但我实际上与你们并没什么不同。我跟任何人一样，也会犯错——我并非完美无瑕，我和你、你、还有你，完全一样。

但今晚，还有其他力量在起作用。通常，他的观众都是为娱乐而来的。而此刻，在这夜里，在由异类、怪人和社会弃儿组成的杂耍会的一个个小帐篷里，有谁不喜欢这个魔力乏术的黑人呢？绝大多数都喜欢。他们喜欢他，跟你喜欢一条三条腿的狗没什么两样，尽管他们现在是在北亚拉巴马州，距离那些精英分子组建 3K 党的地方不

远,可这儿的人看待问题的角度跟别的地方的人不一样。不,我不会让他去我家里。如果他看我女儿一眼,我会宰了他。不过,当然,他能给我表演魔术。我想这还是没关系的。不过今晚,亨利却感觉帐篷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难以遏制的仇恨和恶意的饥渴,只有得到满足,这种仇恨和饥渴才能得以平息。

亨利利索地挥动着扑克。科利斯清了清嗓子。塔普笑了起来。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。亨利狠狠地盯了他们一眼,但立即面如土色。

他的一张牌在塔普手里。“找东西吗?”他说。

亨利强撑笑脸。“是的,”他一面说,一面伸过去一只空手。“谢谢。”

他伸手去够那张牌,就在他要抓到的刹那,塔普将牌缩了回去。

“请把牌给我,”亨利说。

“我会还你的,”他说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不过,首先嘛,”塔普顿了顿,故意晾了一下亨利,让他难堪,“首先,你得告诉我是什么牌。应该不会太难吧,对于你这样……”塔普不知道那个词怎么说。他用肘碰了碰杰克。

“……超凡脱俗,”杰克低声说。

“啊,对。对于你这样超——凡脱俗的天才。”

“什么?”亨利说。“你指是什么牌吗?你说扣在你胸前的那张牌吧?”

“没错。”

这时,有几个人笑了起来。但他们全都盯着亨利,看他怎么收拾

这场面。全然不会有人认为这是节目预先的安排，哪怕是片刻。他们都非常清楚出了什么岔子。老天，表演已经糟糕成这样，这简直是雪上加霜。塔普将牌紧紧贴在胸前，一双明亮的眼睛紧盯着亨利，看他敢不敢猜，或者猜不着索性直接过来抢。亨利朝他走过来，似乎真有可能。

但在几步开外，亨利停了下来。

“我的记忆力可好得很呢，”亨利说。“我看过的东西没有记不住的。比如说，你，先生”——他指着第三排一个农场主——“你左脚鞋底粘着一粒爆米花。”农场主一面低头去看，一面咒骂着自己怎会不知晓。周围一片哗然。“还有你，小妹子，”他看着农场主身后一排的一个年轻女孩说，“你应该把衣服上的标签取下来。五美元买这样漂亮的一件衣服的确很划算，不过我们没有必要知道它的价格。”那个年轻女子满脸通红，还有些难为情。然后，亨利看着塔普。“所以我当然记得这副五十二张扑克牌里的每一张啦。我只需瞥一眼手中的扑克，就能告诉你，我有哪些牌，缺什么牌。”

他顿了一下，让塔普听明白他话的意思。

“不过那样就太小儿科了。既然你知道那是张什么牌，那么此时此刻你脑子里除了这是张什么牌，不可能想其他的。因此，虽然要读懂你的思维看似神奇，却无非雕虫小技而已。”

亨利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他的样子像是在努力搜寻。“我……我找不到在什么地方。找不到你的脑袋在哪儿，我是说，你把头藏什么地方去了？啊，找到啦。太小了，一下子居然找不着！”

他声音轻柔，语气里带着些戏谑。观众被他这滑稽的样子逗得哄

然大笑。连杰克也笑了笑。但塔普和科利斯没笑。

亨利变戏法般将一只手在空中一挥。“哈，现在我看到那张牌了……近一点，清楚一点，对，我看清楚了！它就像从迷雾中现出，慢慢展现在了我的眼前……”

亨利突然睁开眼睛。“是红桃3，”他说。

塔普紧盯着亨利，颇为吃惊，一动不动，随后恨恨地挤出一点笑容，用力将扑克牌朝亨利扔过去。飞旋的扑克牌打在亨利胸前。不等扑克牌着地，亨利就一把接住它，并向观众亮出那张牌，大伙儿都乐了。

的确是红桃3。

“谢谢，”亨利微微鞠躬道，“谢谢。”他等着掌声平息下去。“不过这却不是魔术，”他告诉大家，“魔术——真正的魔术——跟这完全是两码事。这不过是骗人的把戏。”说到此，他才将整副扑克翻过来，朝向观众——全是红桃3。大家更是被逗乐了，当然，原因是他们当中有人竟被这样稚嫩的把戏给轻易蒙骗了。只有塔普呆坐在那儿。杰克真想当场就狠狠揍亨利一顿，但他不得不忍住了。

不过，如果亨利一度对他们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还有任何疑虑的话，至少那一刻他明白，他们确有所企图，而且确凿无疑。随后会验证的，而且很快。

余下的表演完全是一塌糊涂，看得人目瞪口呆。开场那点机缘巧合的成功，被随后五六次令人尴尬的失败所淹没。观众失望之极，一片抱怨声，丝毫不给他留情面。有人抓起一大块冰向他砸过去。将近一半的人中途退场了。临近表演结束时，亨利发现，满场里找不着一个

善意目光。塔普和科利斯一脸幸灾乐祸。亨利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总是努力表现得信心十足。比如今晚，他发誓再不表演鸡蛋杂耍。然而，夜复一夜，他越发黔驴技穷。他的助手叫玛吉，实际上只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捣蛋孩子。因前次表演锯人魔术受伤，一直在养伤，现在只落得他一个人在那里苦苦地独撑场面。他已落到何种地步。过去的所有记忆对他简直就是一种嘲讽。伟人都生活在丰功伟绩的辉煌之中。似乎失败的人不是他自己，而是另一个人，一个他似乎压根儿不认识的人。一些最简单不过的雕虫小技，如手心夹硬币，藏手绢，把火柴变没了，或是变出一只鸽子之类的戏法，他都已无能为力。正如那晚他毫不隐讳地告诉大家的那样，这不是魔术，这都只是把戏而已。任何人都学得会，任何人……可一度，这一切都曾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他每天仍然在坚持操练，就像一名退役的老运动员，时刻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，以备哪一天被随时召唤归队。亨利不分昼夜地刻苦练习那些最基本的戏法，比如你们所谓的纸牌迫牌术、三杯球、硬币入袖术等等。可是，他发觉自己连这样的戏法也做不了了。吞剑更是死路一条。他的假拇指指尖的颜色也不对。他不敢玩火，担心会将整个杂技团给化为灰烬。可一位魔术师不会火术表演，就根本算不得真正的魔术师。如亨利所知，第一位真正的魔术师——一个具有他也曾拥有过的那同样魔力的人——就是火术表演的发明者。

表演结束，掌声——如果可以称作掌声的话——稀稀拉拉，如点点细雨。亨利低头退出幕后，穿过帐篷后面的帘门，来到娱乐场边上。他停下脚步，吸了一口夜空里混着牲畜粪便味儿的清新空气，闭上眼睛。又一次令人沮丧的表演告一段落。他孤身站在暗影里，远